

◀（上接 5 版）

新的世界观，也无愧为科学写作的范本。严、马二人沿用了在语义的外延是根据概念反映事物属性之间的关系而命名，本着内涵的语言特征而下定义，创造了一批准确反映科技内容概念的术语。

“事物之无名者，实不利于吾人之思索。”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强调定名的意义，而科学定名的前提应该是准确和统一。1834 年在广州成立的益智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试图确定标准，编辑科学名词，但多数传教士如合信（B. Hobson）、玛高温（D.J. Macgowen）、伟烈亚力（A. Wylie）等人在翻译时依然各行其是，自成一派。以“科学”一词为例，合信译为“博物”，伟烈亚力青睐“格致”。面对陌生又拗口的名词，读者必须借助文末附录的译名对照表才有理解的可能。1872 年，美国人卢公明（J.Doolittle）编辑的《英华萃林韵府》出版，最后一部分汇集了专门的译名表，主要由从事科技翻译的传教士们提供。这些早期的科学术语涵盖了力学、地质学、地理学、药物名词、解剖学与生理学、物理学、数学与天文学名词、化学名词等。

在江南制造局主持翻译馆的傅兰雅（John Fryer）不是传教士，他很早就意识到“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西人在华初译格致各书时，若留意于名目，互相同意，则用者初时能稳妥，后亦不必大更改”。在他的积极推动下，翻译馆的同仁们经过多次讨论，拟定了译名原则，包括如何搜集中文已有之名、如何创设新名以及如何编辑中西名词字汇。“馆内译书之中西人以此义为要务，用相同之名，则所译之书，益尤大焉。”傅兰雅对于名词统一工作的重视渐渐就发展为一种共识。

1877 年，在华基督教新教的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成立益智书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主要工作是为教会学校编写教科书。一套初级、一套高级，两者涉及的名词理应一致，如何统一译名的难题当即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会员们开始广泛搜集中文译著和原著，将其中的术语整理出来，以便后期编辑一份术语总表。译者们在翻译时需要把术语记下来，送到益智书会审查，若译名不当，益智书会另行拟定并予以告知，若译者坚持原来的主张，需要同时注明益智书会建议的译名，以供读者参考。根据分工，傅兰雅负责工艺制造方面的内容，

林乐知（Y.J. Allen）、伟烈亚力则分别编辑地理名词与天文数理名词。同为会员的狄考文（C. W. Mateer）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一些译者避免使用术语的做法，理由是每一门科学都有一套特定的术语，把科学知识及其概念准确输入中国却不专业术语，这是不可想象的。

截至 1890 年，益智书会的译名统一工作受人员变动的影响，进展缓慢，成果有限。同年，傅兰雅在基督教新教士第二次大会上发言，题目是“科技术语：当前的歧异与寻求统一的方法”。一些传教士认为西方科学只能用西文表达，他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充分掌握汉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不够。在介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经验时，傅兰雅总结了科学术语的译名原则：第一、尽可能译意而非译音；第二、不能译意要尽量用合适的汉字音译，建立一个音译系统，基本词素的音译字要固定，用官话音译；第三、新术语尽可能与汉语本来的形式建构一致；第四、译名要简练；第五、译名应有准确定义；第六、译名在各种场合都要符合原意，避免矛盾；第七、译名具有灵活性。1891 年与 1896 年，在益智书会的两次会议上，译名统一工作继续得到了推动。前一次由出版委员会牵头，制订统一术语的章程，出现不同意见时，由委员会投票决定；后一次在傅兰雅发表《中国科技术语展望》后，成立科技术语委员会。

在傅兰雅赴美任教后，益智书会的科技术语委员会在狄考文、师图尔（G.A.Stuart）等人的主持下开展术语统一工作，先后出版了《协定化学名目》与《术语辞汇》。《协定化学名目》有两部分，一是命名原则，二是无机化合物的英汉名称对照表。相比以往的元素译名方案，《协定化学名目》给气体元素加上“气”字头表示类别是一种进步，并且确定了几个重要的化合物类属译名，比如 acids 译为“酸”，salt 译为“盐”，oxides 译为“锈”。此书的不足之处也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命名原则。《术语辞汇》作为第一部综合性的科技术语词典，收录 1.2 万余个名词，包括算数、测量、航海、工程、声学、冶金、动植物学、建筑、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法等 50 多个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内容占比极少。全书英汉对照，按字母顺序排列，尽可能收入每条术语的不同译法（把编者推荐的那种放在首位），若干年后依然有再版的价值。

晚清中国还活跃着另外一家从事译名统一工作的组织，这便是在上海成立的博医会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亨特（S.A. Hunter）指出，完整、准确的名词体系是科学知识进步的一个标志，要想把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人，首先解决语言障碍问题，而翻译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他要求传教士医生在统一科学名词时，必须寻求中国学者的合作。在一些会员的呼吁下，统一负责医学名词工作的名词委员会设立了。但由于认识不充分、制度不健全，前期基本只有高似兰（P.B. Cousland）一人在坚持工作，名词委员会陆续出版了《疾病名词词汇》（1894）、《眼科名词》（1898）与《疾病名词》（1898）等，后来增补师图尔等人入会。1901 年，名词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审定通过了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与药理学的名词；1904 年，第二次会议讨论了病理学、内外科以及妇产科名词；同年的第三次会议着重关注的是药物学与细菌学名词。审定、推广标准化的译名，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与教学。博医会名词委员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医学词典》，多次修订，影响深远。

应当指出的是，益智书会与博医会均为西方人主导，面对科学译名混杂的情形，清政府并非毫无作为。1909 年，学部增设编订名词馆，“惟各种名词繁赜或辨义而识其指归，或因音而通其假借，将欲统一文典，昭示来兹”。这是近代中国官方第一次大规模开展名词统一工作。此前，学部审定科编撰了《物理学语汇》和《化学语汇》，两书以中、英、日对照的方式分别收录物理、化学学科术语近千条。编订名词馆在成立后的两年内完成了数学、心理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辨学（即逻辑学）等学科的名词统一工作。以数学为例，《数学中英名词对照表》包含算学、代数、形学、平三角、弧三角、解析形学 6 份对照表，收录约 1000 个名词，基本覆盖了当时中小学堂数学教学之所需。民国元年，编订名词馆被撤销，其编订的各科名词对照表被保存下来。



严复

“对于科学名词严加审定，以收统一之效；使夫学术有统系，名词能划一”

科技的革新带来了观念的更新，相比过去，民国时期的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术语规范工作的必要性。《独立周报》在 1912 年刊发《论统一名词当先组织学社》一文，指出欧洲科学名词之所以统一是因为拥有各种学社，比如英伦的化学学社（The Chemistry Society）、苏格兰的地理学社（The Scottish Geographical Society）等，中国应该效仿之——“宜设立各种学社，附属于中央学部。搜集文人学士，分门别类，以专科素有心得之人，共相讨论，从事编译，审定名词，规定解说，刊成字典，为译名之标准。如或译名不备以及欠妥，则译界中人，得将理由通告专社。倘得赞同，则可更正之，增刊之。唯不得各逞意见，私造译名。”

志在科学救国的中国科学社把名词审定的设想写入社章，“编订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学者”；其主办的《科学》杂志亦在创刊例言中表明了名词审定与科学事业的关系：“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考虑到“吾国学术之衰废”的现状，特别设立书籍译著部，一方面翻译书籍，另一方面审定名词——“对于科学名词严加审定，以收统一之效；使夫学术有统系，名词能划一，国中学子不必致力于西文而有所资。”

1918 年，中国科学社总部搬回中国，加入从民间发起、由官方批准的科学名词审查会（前身是医学名词审查会）。从 1916 年到 1926 年，科学名词审查会吸纳了 10 余个学术单位作为成员，包括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中华农学会、中



马君武

华博物学会以及南京高师、武昌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除了召集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审定的程序也是非常严格，如《化学名词·凡例》写道：“有一名词而费时至二三小时者，务使怀疑者有蕴必宣，然后依法表决。若两名词俱臻妥善，表决时俱不满三分之二者两存之。闭会后即以审定名词印送海内外学术团体及化学专家征集意见，至下届开会时，郑重讨论，加以最后之修正。”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学院下设译名统一委员会，管理科学名词审查。王云五被聘为主任委员，其他委员有胡适、严济慈、何炳松、秉志、郭任远等。编译学科名词的工作起步没多久，大学院改组教育部，名词编译事务划归编审处，调整后分为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 18 个小组。1932 年，教育部成立国立编译馆，专门从事教科书审查、名词编订、辞典编订、图书编订等，工作重点即为名词审定。作为核心架构的审查委员会主要由相关学科最权威的学者组成，同时他们也具有名词编译审查的长期实践经验，如化学学科的曾昭抡、陈裕光、郑贞文等人。

国立编译馆与各个科学团体展开合作（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等），在编审名词时确立了一套流程，如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温昌斌在《民国时期国立编译馆及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所总结的，“先由国立编译馆搜集各科英、德、法、日名词，参酌旧有译名，慎于取舍，妥为选择，形成草案。每种名词的草案完成以后，分送各有关学会及各著名大学诸专家征求意见。复经教育部聘请国内专家，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相当于今天的名词委）加以审定，然后请教育部公布。”到 1949 年为止，审定并出版了 18 种自然科学名词，未完成的有 29 种，两项统计均不含医学名词。“名词术语的最终审定与统一，并不是国立编译馆努力

（下转 7 版）▶



傅兰雅